

# 印鈕創作的新思維

文圖·黃富銘

東周戰國時期，無論政治及社會經濟活動普遍趨於頻繁，驗證徵信之需，印璽之用應運而生，其制源於佩戴以識別身分，故璽印必有孔洞，以利穿繩佩戴。早期璽印穿孔簡易，於印頂隆起有孔即成，稱之為印鼻，即印鈕之濫觴，亦即《說文解字》所云：「鈕，印鼻也。」此簡易之印鼻亦稱之為鼻鈕。爾後鈕制更多衍化，有壇鈕、瓦鈕、橋鈕、覆斗鈕等，隨著秦漢璽印制度的訂定，官印鈕制有其一定形制，衛宏《漢舊儀》中論官印鈕雖只述及橐駝鈕、龜鈕、鼻鈕三種，然見諸實物者，尚有龍鈕、鹿鈕、虺蛇鈕等多種。然私印則無受約束，變化多樣，有螭、虎、獅、熊、辟邪、狻猊、獸、彘、馬、兔、



黃富銘審視完成之雕鈕

鷹眼凝視遠空，嘴喙微頷，頸脖翎毛聳起，立姿鷹身造型以近寫實方式詮釋之，羽翼及尾翼則多參用幾何元件，古樸中有威嚴之氣。鷹身滿布以陰刻飾紋，頭蓋及頸脖處飾以對稱之雙側身獸面連身紋，兩側面合併又可視為一正面獸面紋；胸部則雕以正面之獸面紋；背部及尾翼則以一鷹紋裝飾之。嘴喙下之頸處署有「子昭」款，另背部鷹紋尾端下署有「己丑」字樣。石通透溫潤。



立身鷹形鈕 壽山石  
2.69×2.72×11.28cm 2009

蟾、魚、鳧、鴛鴦、鷹、山、壇、臺、亭、輪、錢、覆斗、連環……等等，不勝枚舉。隨著篆刻印材的革命，元代王冕始用花乳石治印，明文彭之後則大量以青田石創作，由於石材性軟易受刀，文人治印可自書自刻，提升了篆刻藝術的發展，相對地，鈕工雕鈕亦更能發揮其精巧之能事，印鈕之創作遂也蓬勃多樣，無奇不有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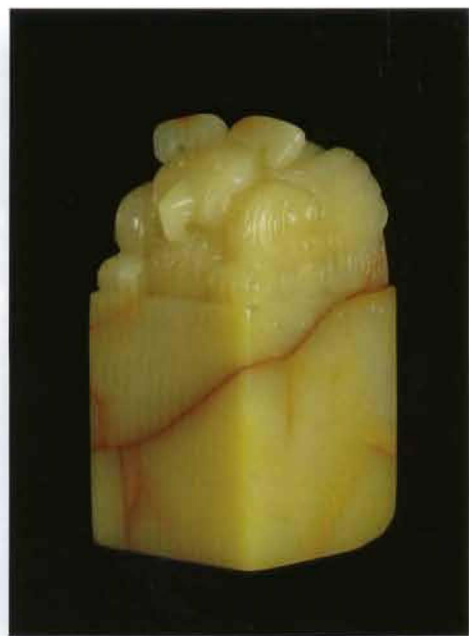
余嘗撰寫《印鈕學》一文，於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間連載於《印林》雜誌，其中即曾將印鈕約略作一番分類規範。綜觀印鈕類別，約可分成鈕頭雕及全面雕二大類，鈕頭雕即是在印

頂上作印鈕雕刻創作，有明顯印鈕及印身之區隔；全面雕則是以印身全體作雕刻創作，無鈕身與印身之明顯區隔。鈕頭雕之下又可分成肖形鈕、花果鈕、平鈕、博古鈕及寓形鈕五類，肖形鈕最為普遍，一般較寫實性的獸禽鈕及人物鈕都是；花果鈕則通指鈕頭以植物花草及果實的寫實雕刻創作者；平鈕通常創作於六面方的石材上，印頂鈕頭僅作淺薄的平面雕刻，圖案則多以仿古圖騰花紋為主；博古鈕則是以古器物形狀作為鈕頭造型，若瓦形、覆斗形、帶鉤形等，其精緻者則更參考古器物花紋精緻裝飾之；寓形鈕則是以非純寫實性動物為鈕頭造型，彰顯其渾樸氣息，鈕身再以博古鈕雕刻手法裝飾以圖騰花紋，添增精緻華麗之美。全面雕則又可分成圓雕鈕、浮雕鈕及薄意鈕三類，圓雕鈕就是全身雕鑄的小型圓雕作品，適合手中把拿，也可以治印鈐拓使用，題材一般雕成立體的人物或動物造型，也有植物造型；浮雕鈕是雕鑄於印側周身的浮雕創作，通常為



立身角鴉鈕 青田石  
2.36×2.37×9.34cm 2008

參仿殷商石雕立鴉造型，羽翼略作修改，作立身披袍狀，更添得威風凜凜。鴉首巨於身軀，眼耳角喙俱足明朗，對稱謹嚴，不感自嚴。圖騰紋飾以周銅器獸面紋為主，或正面，或側身，用陰刻線紋勾勒為之，勻稱布滿周身。鴉首雙角中間刻有「子昭」款，另腹部底端，雙腿之間，署有「戊子」年款。石微凍，極純淨無雜，佳石也。



伏身角鴉鈕 壽山白田 2.5×2.5×4.9cm 1988

伏身石鴉，殷商大墓有之，已殘，此鈕擬意仿之。因石材貴重，無作太多鏤空雕鑿，鈕作鴉形起伏，非寫實之造型，間用幾合物件詮釋頭角、羽翼等，講究對稱平衡，多莊重樸實之感。鴉腹以翎毛紋裝飾，尾翼有雙鳳紋，餘則鋪以勾捲雲紋，以陰刻勾勒之，典雅端莊中尤見精微繁盛之美，有中國儒家之風範。腰飾以陰刻青銅勾捲雲紋圍繞周身，正面署有「子昭」款。石白中泛黃，有格，石中隱有蘿蔔絲紋，底處猶留有些微璞皮。

半懸身的浮雕，雕工或深或淺，造景或單面或多面，題材廣泛；薄意鈕則是一種極淺的薄浮雕鈕，雖薄劃淺勒，猶能傳情達意，所謂「薄而意到」即是也，薄意工夫著重細工精磨，題材則多泛情節故事性，通常石材有微瑕小疵者，透過薄意雕刻的處理，較容易掩瑕遮癥。

余治印約始於高中學生時代，嘗試印鈕的雕鑄則約晚幾年，大約在廿歲出頭。初試雕鈕，既無師承，又乏工具，故較多作平鈕雕刻，一則自恃巧手利目，又喜作圖紋設計，二則平鈕雕



明清有獨角獸香爐，此鈕造型參考之。獸首順石勢而斜，愈頂愈尖，適作爲獸角。口部微張，原爲薰香出處，雖作齜牙咧嘴狀，略無凶猛之樣。頸項處類披領巾，獸身兩側刻有羽翼，四足立空，足上猶添飛羽紋，似翔天瑞獸也。周身紋飾以獸面紋爲主調，佐以青銅花紋，均勻密布，極盡華麗典雅之趣。額頭處署有「子昭」款，後腦處另署有「癸未」年款。腰飾雕以陰刻殷商石器勾捲雲紋。石純淨優質，兩側觀鈕，顏色分別，各具雅趣。



獨角獸鈕 三色巴林凍  
3.15×3.5×14.8cm 2003

刻無需太多刀具，僅備平口及斜口刀多種薄刃即可勝任，縱使雕刻過程需要些奇形小刀，也容易以小鋼挫刀就砂輪機輕易磨成使用，遂一路雕鑿下去。平鈕雕刻的過程與篆刻治印有些雷同，篆刻先要有字稿，平鈕則先要有圖稿。待稿樣上石後，刀法則大有不同。篆刻需要鈐拓，講求平面線條的輕重粗細以詮釋書法提按頓挫的韻味，故其刀法多追求刀角著石的衝切力感；平鈕注重賞玩，講究淺平面多層次的圖紋呈現，故其雕琢手法變化多樣，或刻或切，或剗或剔，或琢或磨，追求俐落乾淨的視覺及觸覺感受，其雕鏤工夫自比篆刻要多費時費力。篆刻刀法固然片刻可成，然誠如何震「小心落墨，大膽落刀」之說，此大膽落刀之境又豈三五年工夫而能輕易達就，而小心落墨則又需挾持多少金石書法素養才能臻此境界，篆刻之美，其

成也難矣！余於平鈕雕刻亦有同感，有謂「小心落墨，大膽奏刀，仔細收拾」，平鈕雕鏤講究賞心悅目及撫觸滑順，大膽奏刀之餘，諸如修光、開絲、打磨、拋光等仔細收拾之工固不可免，而小心落墨之境實又不多遜於篆刻者，平鈕之圖紋設計也講究疏密平衡，圖紋元素且廣泛多元，余則偏愛參用商周秦漢的青銅玉器元素，從商周饕餮獸面紋到秦漢瓊珮紋等等，無一不會入鈕，喜其華麗典雅高古不俗，而遂能氣韻窮出，更歎其資源浩瀚無盡多變，更累有新樣可翻。



立身羔羊鈕 巴林黃凍 2.83×3.89×8.4cm 2005

鈕身以幼獸爲造型，渾體圓融，頭部則略仿犧尊，幾何對稱，寓意於形，非寫實中又有寫實之意。頭頂附以捲角，羊之典型也。周身紋飾以陰刻勾勒獸面紋，或正或側，八目四組，蜿蜒盤曲，均勻密布。額頭兩側，順勢而下，各補以「吉祥止止」繆篆字樣。腦蓋頂署有「子昭」款，頸背間則另署有「乙酉」年款，皆繆篆陰刻。石黃色濃郁，介於雞油、橘皮之間，肌理隱有棕粒紋，細膩溫潤，實巴林石中之佼佼者，較之多數壽山田石，質色均可凌駕其上。

平鈕之創作，於印材不必多作雕鑿，最能襯托原石材之質美，所以擇石以六面平整為宜，質色勻稱者更能襯托平鈕典雅高貴之氣質。然佳石難覓，方正平整者尤稀，印璞之取得，往往已形呈尖頂圓背，或肌有驚痕暗格，製鈕人必須藉勢避格以作鈕，所成之鈕非肖形花果即浮雕薄意，此亦常見之鈕雕造型。余則仍秉持平鈕創作之動機，將平鈕元素更賦加於立體造型之鈕雕，所成則多博古鈕及寓形鈕。博古者博採古器物之形以為鈕雕，造型宜簡單古樸，若覆斗形，若瓦形，若鼻形，然於簡單造型之表再添加平鈕的雕刻元素，延伸了平鈕創作的空間，也賦予了器形更豐富的生命。博古鈕之成，乍視下外形簡拙、渾然古樸，令人可親可愛；睇視之則圖紋繁縟、雕琢精工，使人悅目賞心。此拙中有巧、繁中見簡之印鈕表現手法，



昂首企鵝鈕 昌化雞血石  
2.3×2.22×7.65cm 2008

以近寫實之立身企鵝為主體，昂首仰天，有寫實之趣，羽翼略搭配幾何線條，反生古樸氣息。企鵝身形布飾有陰刻線紋，大致有三大區塊，企鵝胸部飾以對稱之雙側身獸面連身紋，兩側面合併又可視為一正面獸面紋；腦蓋及肩部亦是對稱之雙側身獸面連身紋，合併仍可視為一正面獸面紋；背部及尾部則以一鷹紋裝飾之。石鈕身有多處鮮紅血斑，飾紋則盡量在血色以外雕鑄之。企鵝嘴喙下端，署有「子昭」款。

正是余於印鈕創作中最新期的成果。

寓形鈕者是亦博古鈕之延伸，易靜物之形為動物造型，再寓平鈕元素於動物造型之上即是。寓形鈕之靈感源自於殷商石雕及周犧尊，或鴟形立雕，或龜形伏雕，或犀尊，或鳥尊，皆是余多年創作最愛擷取的元素。余於動物造型創作較偏愛非純寫實之造型，喜其渾樸可愛之形，雖非寫實而特徵俱足，猶得今人卡通造型之童趣。既得樸趣，更要營造鈕雕精緻之美，紋身於立體造型周表則是余常用之手法。較之博古鈕，寓形鈕有更多起伏彎曲的表面，周身圖紋之設計除講究疏密勻稱，更要注意蜿蜒屈伸後是否妥適得體，無論饕餮獸面或夔龍盤螭，先定主紋審勢勾畫，復取副紋以填疏密，務必繁縟華麗以求其美，綿密勻稱以求其精。圖紋既成，其雕見精。圖紋緊密者，余嘗



伏身馬形鈕 巴林石 3.34×3.74×10.33cm 2008

馬形鈕以近寫實手法雕造，四足屈伏，類似漢羊形銅鏡，拱頸垂首，則多參幾何線條成之。馬身渾圓而肥，周身勾勒陰刻紋飾，以夔龍紋為主調，對稱均勻，餘則以勾卷雲紋補之。尾部署有「子昭戊子」繆篆款。石微帶雞血紅斑。



以陰刻勾勒法雕之，要求不見刀痕火氣方佳；圖紋稀疏者，則不妨試以陽紋雕線，然務必講究後續磨功不可。余於萬形鈕之創作，早在廿多年前即有嘗試，一鈕之成固多欣慰，然要其精緻典雅則必多耗力費時，又彼時時間不足支配，遂也躊躇不多作也。近年來則能較多嘗試於余偏愛的這種萬形鈕創作，時時相石思索外觀造型，或獸或禽，有樸趣即佳；至於圖騰紋身，猶如篆刻布局，熟能百變，也不外求其疏密平衡而已。如此一本為創作而雕，遂也樂在其中！

余製鈕雖已有卅餘年之資，然此身同為篆刻印人，四十歲左右又投身致力於數位化印學資料庫之建置，印鈕創作遂也斷斷續續，近年又絕少幫他人代工製鈕，且所作又必一本創作理念



巧色天鵝鈕 文洋石 2.15×2.15×7.6cm 2004

石為極純淨文洋石，頂上有紅彩一朵，巧意以為鵝冠，作坐狀鵝形一只。鵝形半寫實設計，羽翼參採幾何元件而成。鵝頸勾彎成孔，取意自古璽印鈕之必有穿也。鵝身正面飾以雙側身夔龍紋，合併可為一正視獸面紋；鵝背則飾以正身鷹紋，皆以陰刻線紋為之。兩側羽翼各作雙層處理，以添其層次感，其上則各雕以壽字紋，以繆篆法屈曲盤繞布滿之。鵝頸上署有「甲申冬暮歲闌·子昭作鈕并志」雙行款，以繆篆單刀雕鐫之。

而行，靈感湧來，揮刀馳騁，必見成果而後已，故創作本就不多，雷同者自亦鮮少。余早期即有零星印鈕作品發表於刊物書籍，邇來印石坊間偶見有仿品，或臨摹，或參酌，雕鐫雖見細工，猶多匠性，然卻喜印鈕終有新樣欲出，不亦樂乎！余於台北土生土長，地無產石，平生亦無多佳石買賣收藏，印鈕創作擇石適用，雖非佳石絕美，然亦多堪自玩賞。今撿得手中自藏自製鈕若干方，彩攝留影並逐一述其製鈕緣由，希能徵得方家同好之共鳴。然淺識拙見，尤望多批評指教，是所期待也。

二〇〇九年十月



巧色鴨嘴獸鈕 芙蓉石 2.21×3.23×6.8cm 2008

拱身垂首，四足立空，鴨嘴獸形以近寫實手法雕造之。獸首鴨嘴，前蹠後爪，尾翼肥厚，皆鴨嘴獸之典型。周身密布以陰刻線紋，以獸面紋為主調，呈現於頭尾及背部，餘地則飾以勾捲雲雷紋。頸背處署有「子昭」款，尾部則另署有「二〇〇八」年款。石為雙色，取黃色部位作獸身，獸首透白，乃巧思運用之呈現。



拱身蛇形鼻鈕 巴林彩凍  
3.52×3.6×3.68cm 2002



拱身夔龍帶鉤鈕 巴林黃凍  
2.5×3.75×4.14cm 2000



蛙形鈕 壽山芙蓉石  
3.85×3.9×7.12cm 2006

虺蛇鈕西漢官印有之，且多樣式，大抵蛇身中段皆拱起成鼻鈕狀，此鈕略仿其一而稍更易之。此鈕蛇身中段粗肥，拱起成孔以便於把持或穿配，蛇首及蛇尾皆瘦於蛇身，並蜿蜒伏貼於地。全身並以陰刻手法，將虫字紋排列布滿，整齊規則猶若蛇鱗，於光潔蛇身上益突顯雕鑄之精緻美。有「子昭」款署於蛇首旁之鈕台上。

此鈕以戰國帶鉤為創作參考造型，中間拱背則猶如帶鉤之圓腹，亦略似瓦形狀，一端雕有夔龍首，另端則捲曲作尾。龍首作半浮雕式，獸面若平鈕式雕刻，眼耳鼻牙均有立體層次處理。拱背部分則飾以陰刻鷹紋，布局疏密勻稱，胸部嵌有雙壽字。夔龍首肩間署有「子昭」款。石色黃澄濃郁，肌理有明顯之棕粒紋，猶若田黃凍，實屬巴林之極品也。

蛙形以近寫實雕造之，凸眼圓胸，鼓腹欲鳴，足部則略參仿殷商石蛙，踞足而蹬，蓄勢待躍。蛙身密布以陰刻線紋，以對稱雙側身獸面連身紋為主，兩獸併視可成一正面獸面紋。餘地則補以勾捲雲雷紋，鼻梁兩側另雕有「平安」及「日利」繆篆字樣，額頭處則署有「子昭」款。原石有多處黑斑，均迴避鑿除，僅鼻頭正中央處猶留數點黑斑，視之亦有異趣。



以戰國S瓏造型為主幹，取雙瓏型錯背呼應布局，疏密虛實對稱勻齊。S形瓏身呈微弧狀，中高而兩側微低，以突顯平鈕雕刻之層次感。瓏身未多作雕鏤，僅襯應石理天然環紋，彷彿猶見舊器瓏身之蒲文，此鈕之創作特色也。平鈕作雙層雕刻處理，瓏身下之平底，猶雕鏤有精細之雲雷紋，尤如商周青銅器之補地花紋。腰飾以陰刻青銅勾捲雲紋環繞處理，正面署有「子昭」款。石色黃而沉，凝而微透。



戰國雙瓏平鈕 巴林石 4.9×5×4.96cm 1991

以殷商鳥形玉雕為題材，作雙鸚鵡形對角相背布局，鳥首呈東北角與西南角對應朝外。鸚鵡有冠，眼珠突出，嘴喙曲鉤，羽翅盤旋，尾翼勾捲，皆作立體圓弧，層次分明。鳥身猶飾以青銅器花紋及壽字紋，細緻中有繁縟豐盛之美。鳥身以外空處平底，則雕鏤以雲雷補地紋。腰飾作雙回首鳳紋，以陰刻線紋雕鏤處理。正面署有「子昭」款，背面另署「戊子」字樣。



對角雙鸚鵡平鈕 巴林雞血石 3.81×3.87×7.9cm 2008



獸面連身紋覆斗鈕 巴林石  
4.7×4.7×8.3cm 1985



長樂永年平鈕 芙蓉石  
2.81×2.81×7.35cm 2005



嵌石楚雲紋平鈕 巴林凍  
3.2×3.22×7.37cm 1991

此鈕以覆斗為造型，頂部平面以西周青銅蟠龍紋之獸面為主紋，另配飾有頭角、眼耳、爪足等部位，四周再圍以帶狀獸身，各部位均著重於高低多層次立體感之雕鑄表現。底紋則以連續雲雷紋補飾之。覆斗造型四側邊坡，每側再以立體突出獸首結合平面獸身紋為之，底紋仍以連續雲雷紋補之，正面獸首下署有「子昭」款。整體印鈕創作，以平鈕式雕鑄而表現多層次立體感為主要訴求，典雅中有繁縟榮盛之美。腰飾則以連續性陰刻勾捲雲紋處理，西周青銅花紋常見之。石色藕灰純淨而凝結，於多層次平鈕創作，有相得益彰之效。

平鈕雕刻一般都以獸、禽紋為題材，此鈕則純以文字表現之。文作「長樂永年」四字，以篆刻布局方式處理章法，並以類似雙鉤方式處理線條，中凹微弧，並略參有重疊層次。樂字雙「幺」各以盤身夔龍代之，與獸首帶頭之永字相互輝映；長字與年字則各自填滿以相呼應。永字身上署有「子昭」款，長字上另署有「乙酉」字樣。腰飾作反永字紋連續排列而成。

商周青銅器之製作時見有金錯銀或嵌綠松石之表現手法，此鈕創作概念緣之。以戰國楚雲紋為平鈕主紋，空虛之處再回嵌入異色碎石塊膠合，復磨平拋光，再補嵌未實之處，凡三、四回合始成，頗費工時，非細心伺候難以達就也。石為白色，微凍，嵌入之石選搭凝色黃巴林，始有陰陽之襯。腰飾亦為楚式雲文之設計，嵌入之石則選搭棕褐色之青田石，紅白之間更加突顯，正面處署有「子昭」款。